

# 友聲雜誌創辦艱辛 渡海來台重續前緣

## 友聲雜誌創辦艱辛 渡海來台重續前緣

◎王 瑞

老人閒來無事，忽接「交大友聲一新啼，一九九四校慶特刊」，校友久矣無聲，新啼為空谷聞足音，豈不欣然！

容我先介紹自己一番：民廿八抗戰時在上海孤島入學唸鐵道管理系，卅三年畢業。抗戰勝利進京滬區鐵路實管，期滿派秘書室課員，做局長陳伯莊先生隨後秘書工作。卅七年台灣鐵路出了差旅費調我來工作，原擬做兩年就回去，也是為三台演藝人員跳槽想佔點便宜的意思。誰知竟在台鐵做了一輩子，民七十以副局長退休，看家鄉的情形，將被迫在這小島上終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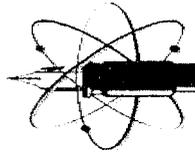
話說國府播遷，兩百萬軍民為八仙過海，各憑機遇神通來到台灣，驚魂漸定，各自安身立命，那一份風雨同舟的情誼，甚是罕見，這些人雖非諾亞方舟上挑選的種子，但政府搬家，幹部為先，魚龍混雜之中，交大校友，應該算是能幹的幹部。交通運輸單位、當年資源委員會所屬工程及生產事業機構。就把政治傾向不太濃烈的交大校友，培養成國家經建人才。

抗戰勝利，散諸四方，興高采烈的建設殘破家園，不料內戰蔓延，又逐漸被追趕擠迫，逼上這個小小的「寶島」，在日本人留下殘破的基礎上，一點一滴，匯集成所謂台灣經濟奇蹟。請看我印附的第一期友聲，內第八、九頁為第六屆理監事，幹事聯席會議紀錄與同學會本屆職員錄，上面有民初畢業的少數校友，也有少數三十年代的老弟，最多的是二十年代所謂中生代。他們畢業十幾二十年，正是事業發皇的壯年。風水最好的民廿三級，當時台灣這個局長，那個處長，都被廿三

級友佔盡了！至於我們幾個三十幾年次小弟弟，剛夠基層幹部。但就第六屆職員錄來看，發號施令有學長，跑腿幹活有幹事，幹事們的頭頭總幹事唐鏡文，是值得特寫一番的。他和我同是廿八年在上海孤島入學，後來去大後方，比我早一年畢業，抗戰末期美國租借法案留美學鐵路，勝利以來曾任北平站長，他刁一隻大大的煙斗的外型，具備事業與語文的真材實學，是一位早熟的小老弟。他來台曾任台鐵運務處駐處段長，後去安全分署（今日經合會前之身之前身），最後到華府我國大使館，定居彼邦。

記得在那一次大會中，學長們無人不知「小唐」，而「小唐」周旋於長者之間，一點都不青澀，於是被派任總幹事。他組閣，派出會計、事務、編纂、文書四名幹事，分聘江雲鈞、吳賢銘、王瑞、沈兆龍擔任。編纂什麼？那就是決議事項第六項之(1)發行「友聲」月刊，報導多地校友動態及近況。(2)編輯推王瑞、吳賢銘兩同學擔任，並推趙君豪、王洸兩同學為顧問編輯。(3)印刷請趙君豪同學洽新生報代辦。

我被推出來的原因是唐兄做總幹事，我們義不容辭捧場外，我曾被趙君豪學長辦的自由談月刊徵文選中而叙過學誼（他老學長是民國十六年班畢業，曾任上海申報副社長，來台任



新生報副社長，及台灣新聞報社長，人稱豪老。）那天他看見我，說我是內行而推薦，其實偶然投稿跟編輯差得遠咧。另一位編輯吳賢銘，比我低一班，曾同在京滬鐵路實習，來台鐵任台北站長，調升運務稽查在美援小組工作，後得美籍顧問摩爾斯（即通訊電碼發明人之後人）之援手渡美擬在美國鐵路工讀，後改行唸機械工程，成為威斯康辛的名教授，我國中研院選他為院士，為我們這些小伙子中的大人物，惜前年在美因醫院明顯錯誤猝死在心臟手術台上，得年七十。另一位顧問編輯王洸老學長，號道之作曾任長江航政局長和交通部航政司長及設計委員，是一位著作等身會唱崑曲的江南才子。

我寫了四十一年四月八日「友聲」第一期的「創刊例言」，說「因限於經費一而且這區區款項正得每期募登廣告而來一本刊每期預計刊五千字，第一部份特稿一千字……第二部份報導各地學友動態及近況……。」

友聲創刊就是這樣簡而且陋，特稿以外，校友動態報導為重心，但區區四千字，各地聯絡幹事來稿湧躍，怎麼辦呢？我大膽斧削，甚至完全改寫。創刊導言就聲明「概免刊列作者大名」。也就為了編者可以濫施刪簡而免於糾紛。然後套上標題，大抵分地區或機關，語藻風趣，以函有位學長說我編的是「海報」嘛！就這小事一樁，我們在唐鏡文兄指揮之下，曾赴凌竹老府上求取墨寶，他當面揮毫

題了「交大友聲」四字，但限於篇幅，只用「友聲」二字。我們又把第一期編集之稿恭送五道之學長審閱，道公滿口「好嘛，好嘛！」送我們出門。又去新生報社晉見道君豪學長，豪老為我們引見新生副刊兼自由談編者姚朋先生，轉送該報印刷廠代印。這位姚先生就是以彭歌為筆名的名小說家，後來貴為中央日報社長。可見當年草創「友聲」的卡司脫也蠻驚人的。而我們幾個小伙子工作也很緊張：我在基隆集稿，弄好了交火車遞送吳賢銘，江雲鈞二兄印校封寄。校友千名，信封就要千隻，我們又想出簡化辦法，採用古中國商店「經摺子」的格式，兩面印，共計本文五張十頁，加廣告與代替封套多一頁，連續印刷，摺疊起來，這小小的「友聲」既免裝訂又便封寄。陋則陋矣！但大家覺得它還真是校友通聲氣的橋梁。若干年後，我曾在「友聲」寫過一篇草創之憶，似乎均未曾列入校友會史，茲影印第一期友聲本上為證，亦可見克難年頭之一斑也。

一年之後，我調差中部，也結了校友會的差使，我以編者名義寫了一篇鞠躬下台的短文，還是沒有具名。至於翁兆慶，唐慧貞賢伉儷等把路旁土地廟式的「友聲」擴建成巍峨大廟，中間還隔著幾位校友擔任編務，當然唐學長是服務時間最長、貢獻最大的編者。

（本文作者為民三十三級滬校鐵道系校友）